

刘珂著

许汉平传

蔡

伟题

太白文艺

# 牛 汉 评 传

刘 珂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3年·西安

# 目 录

## 牛汉诗情录(序) ..... 胡 征

第一章 鄂尔多斯草原的风 ..... 24

    1、黑亮黑亮的黄羊角 ..... 24

    2、“女人的命，就得硬些！” ..... 26

    3、“自乐班”的台柱子 ..... 31

    4、粉笔头，小雀和黄泥 ..... 35

第二章 过黄河 ..... 42

    1、琥珀色的波涛 ..... 42

    2、报童 ..... 45

    3、翻筋斗过陇山 ..... 47

    4、初中二年级的党小组 ..... 49

    5、诗剧《智慧的悲哀》 ..... 52

    6、长诗《鄂尔多斯草原》 ..... 61

第三章 穿草鞋的大学生 ..... 68

    1、想飞起来 ..... 68

    2、星社 ..... 69

    3、俄罗斯文学之梦 ..... 73

    4、真理卫队 ..... 77

    5、狱中 ..... 83

6、《流火》始末 .....	90
7、长诗《老哥萨克刘果夫》 .....	96
第四章 带血的痛苦与欢乐 .....	103
1、坚贞的爱情 .....	103
2、伏牛山遇险 .....	107
3、雨雪泥泞路 .....	112
4、《彩色的生活》 .....	117
第五章 新生活的钟声 .....	126
1、调试歌喉 .....	126
2、志愿军一兵 .....	130
第六章 “灾星”罩顶的日子 .....	136
1、“灾星” .....	137
2、北新桥新修的托儿所 .....	138
3、男儿泪 .....	144
4、同插“白色花”的人们 .....	147
第七章 云梦泽 .....	153
1、特殊的时空 .....	153
2、保尔·艾吕雅的启示 .....	158
3、一棵枫树 .....	161

4、华南虎	168
5、蚯蚓和羽毛	174
6、《温泉》	179
<b>第八章 新时期放歌</b>	<b>192</b>
1、《海上蝴蝶》	194
2、把伤残化为奖章	200
3、二分硬币	206
4、长诗《梦游》	208
5、汗血马	214
<b>第九章 牛汉的诗论</b>	<b>219</b>
1、拥抱“充满荆棘与鲜花的人生”	219
2、“离开产生诗的特定的生活情境 是无法理解诗的”	221
3、诗意图、形象、语言是同时诞生的	222
4、“感情稀薄”与形式装潢	224
5、诗有“核”	226
6、抓住与自己性格相近的题材	227
7、打破思维定势	228
<b>第十章 牛汉诗歌的艺术特征</b>	<b>230</b>
1、一个刚烈的灵魂	230
2、丰富多彩的意境营构	235
3、粗犷、流畅的语言形式	242
<b>后记</b>	<b>247</b>

# 牛汉诗情录

## —序《牛汉评传》

胡 征

展开《牛汉评传》的精致原稿，我犹如饿虎扑食，想一口全吞；又如鹌鹑啄稻，粒粒细品。此乃写字台前之一乐也。刘珂先生的这笔秀丽的钢笔字，以其锦心绣语满纸云霞，托出沉甸甸的一尊“七月派”重要诗人牛汉的雕象。

这雕象是在鄂尔多斯草原诞生的，是在“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的向阳湖畔诞生的，是在琥珀色的波涛中、是在平凡的硬币兼庄严的国徽上诞生的，是在镀着金色阳光的鹰的翅膀上诞生的。……

### 二

牛汉的诗的诞生的“核”，蕴藏于深不可测的思绪底层的“心灵原汁”之中。诗人自白道：“现在写诗，必须艰难地探入心灵深处，穿过一层层伤痕，穿过生活潮流沉落后沉淀的沙砾层，还有许多年来心灵上生出的某些铠甲似的自卫性‘抗体’，还有别的杂质，都必须把它们穿透，这才能汲取出一点一滴的几乎凝为固体的姑且名之曰心灵的原汁。”（《海上蝴蝶·后记》）

此“原汁”乃诗的感情爆发点。

剥开“爆发点”外层的核桃壳，即可见微如秋毫之末的诗

之“核”。

### 三

诗之“核”，能静能动，能凝能散。她静如处子，若酣睡的美女；她动如迅雷，若氢弹的裂变。这个“核”，凝聚、扩散、撞击、爆炸，发而为诗。

诗情，诗象，诗声，诗光，诗血，诗骨，结构诗的运动，铸造诗体诗形。

诗的形体，流通于诗市者，谓之诗群；潜入心魂者，谓之诗威。

诗威，是震慑心扉的剑戟；

诗威，是屹立时空的彩旗；

诗威，是诗系银河中灿烂的星体。

具有诗威星光的诗作和诗人，皆应乔迁至诗的美学森林别墅里作客，安家落户。

### 四

如能民选“诗威诗人”，我投牛汉一票。

显示诗威特色的牛汉代表诗作的美学基因，可称之为“伤残美学观”。

牛汉的伤残美学观，不同于波特莱尔式的病态美学观。波特莱尔举起诗的病态小旗，赞美“恶之华”，导向颓废与死亡。牛汉诗中的伤残美，则是将人民的民族的时代的灾难创痛升华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激励人民为争夺光明而奋进。

牛汉的伤残美学观，是与祖国文化精华庄周的伤残美学观遥相呼应的。

## 五

庄子的伤残美学观，深隐于圣人的行列之中。

《庄子》全书中，“神人”凡八见，“真人”凡十八见，“至人”凡二十八见，“圣人”则互见一百一十五次。足见“圣人”在《庄》书中的显要地位。

“圣人”这一称谓，乃人伦道德至高无尚的典范，为春秋战国时代各学派所共尊。唯独庄子的圣人观是多元论的。庄子笔下的圣人，有的是权霸，有的是学者，有的是隐士，有的是普通人。因之，他对“圣人”既肯定，又否定；既赞颂，又贬抑；既崇敬，又揶揄。庄子所崇敬的具体圣人群莫过于伤残的人物，这就是集中在《德充符》里的一群“兀者”、怪人。

“兀者”即断足断趾的人。孔子尊“兀者王骀”为圣人，“丘将以为师”。这就是说此兀者乃超圣人的圣人。无趾断足的申徒嘉，宣讲形骸内与形骸外的哲理，使郑子产（郑国大夫公孙侨）诚心折服。兀者叔山无趾、堙支跛离无振（跛脚伛背缺嘴唇的人）、瓮眷大瘦（颈生大瘤的人）、恶（丑）人哀骀它，这些都是形貌丑陋、伤残病痛者，但又都是才德兼美，“馨乎大哉”（非常伟大）的人。

如此惊世骇俗的圣人、超圣人群体，正与雨果笔下的“丑人之王”（《巴黎圣母院》）所显示的外拙内秀的美学命意同轨同车同赴宴。不同的是雨果的启步姗姗，比庄子迟到两千二百年（庄子：前369—前280.雨果：1802—1885）。

## 六

牛汉的诗的美学基点，与前人隔世相望。

牛汉撑开诗的美学之伞，犹如新云出岫，势必覆盖前人。

庄子以超形骸的内在美，呼唤返朴归真。

雨果挥起反现实的浪漫主义大旗，惩罚邪恶。

牛汉以其犀利的诗锋左右驰骋，升降翻飞，摄取宇宙间富有象征意味的物体注入诗的精灵感应来表达其诗的美学旨趣。

前人的车轮早已驶入古老的哲学城堡。牛汉的车轮今天正在运行。

恩格斯云：“人的全部认识都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353页）。牛汉的诗的美学旨趣的发展曲线，同样是错综复杂的。

此车轮，此曲线，若丽珠孕于“蚌病”，耐人玩味。

## 七

“蚌病成珠”之说，既见于东方文论，亦见于西方文论；既可喻诗胎孕育之苦，又折射出诗形伤痛之痕；既能印证牛汉汲取“心灵原汁”过程之艰，又能佐证牛汉穿透“抗体”铠甲战斗获胜之果。

此说在东方文论，一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二见于左思《吴都赋》：“蚌蛤珠胎，与月亏全”。三见于《文心雕龙·才略》：“敬通（后汉·冯衍）雅好辞说，……亦蚌病成珠矣”。四见于《昭明太子集》：“涵蚌胎于学海，卓尔超群”。五见于《刘子·激通》：

“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

此说在西方文论，一见于海涅语：“诗之于人，……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科”（《海涅诗文书信合集》）。二见于福楼拜语：“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悲剧观的文学史》，转引自钱钟书先生《诗可以怨》）。三见于格里巴尔泽语：“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同上）。

综上中外八家之见，都说的是诗之造形若珍珠出世，正如尼采论诗的名言：“是痛苦使然”。

## 八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品诗可以脱俗，入静可以安眠；诗人心灵的原汁可以勘探，而牛汉的伤残美学仙子并未居住在病蛛的房间。

牛汉的诗的美学仙子，不是平面的，也不是立体的，又不是球形的，她是多棱多角多变多采多姿的无形之形有血有肉的诗国的精灵。

她没有别墅没有宫殿没有安乐窝没有固定的居所。她有时在草原的绿茵上飘飞，有时在悲壮的啸声音符里号啕，有时在雷鸣闪电的暴风雨中狂笑，有时在红枣核内哭泣，有时拥抱着阳光赛跑，有时骑上雄鹰的翅膀遨游，有时偎倚蝴蝶的彩翼沉思，有时从虎爪的伤痕里发出石破天惊的咆哮，有时口含蚯蚓的血珠痛抚大树芬芳的年轮对宇宙肃穆地凭吊。

向何处寻觅牛汉的那位美学仙子?

她不进出豪华的卡拉OK，也不隐居宁静致远的荒野山村，却是寄寓在诗论家为她营造的专门庭院，其芳名雅称“意境”。

此芳名沿革久远：明人王世贞称“意象”（《艺苑卮言》），明人胡应麟称“兴象”（《诗薮》），清人王船山称“情景”（《姜斋诗话》），清人方东树称“意境”（《昭昧詹言》），近人王国维称“境界”（《人间词话》），当代艾青称“意象”（《诗论》）。

学者陈植锷先生考证云：“意象”二字出自《易传·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又云：“意境”之说源于六朝佛教典籍“境界”（译文）（见《文学评论丛刊·古典文学专号》）。

返本归源，“立象尽意”一语已道破了各家界说的实质。

热诚严谨的诗家和学者对此二字的命意、概念，犹如皓首穷经，探究千数百年，至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后才暂告一段落。足证汉语文字内涵之丰，也显示方块字的字义威严缜密。她组建此二字的辞汇，拥抱、储藏着古今中外数以吨计的绝妙好诗。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好诗，离不开此珍珠般的二字，牛汉的好诗，呼之即出。

## 十

法国诗人缪塞论诗云：“最美的诗……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好诗，是哭出来的。

牛汉的诗，是用血哭出来的。

《牛汉抒情诗选》106首诗，“泪”字凡十六见，“伤”字凡二十七见，“鹰”字凡三十五见，“虎”字凡六十四见，“血”字凡九十一见。“血”字在这部诗集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显要地位。

诗人的血，不是白流的，但也不是轻易显形的。

诗人的血，几乎洒遍每首诗。即使某些诗字面上不见一滴血花一丝血迹，但精心的读者用不着象读福楼拜作品那样对准太阳透视字里行间去寻找秘密，也能触觉到诗里灼人的热血激流。

鲁迅先生说：“尼采爱看血写的书。”他分析此话之后又说：“但真的血写的书，当然不在此例。”<sup>①</sup>

什么是“真的血写的书”？

胡风先生作了科学的回答诗的回答：

“对于诗人，对于我们这一代的真诚地为人民而歌的诗人，一定要和人民底苦乐相通，一定能够和人民底苦乐相通的。……是发自诗人内部的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不屈的心声。”<sup>②</sup>牛汉诗中的血，诗中的泪，就是真诚的诗人“不屈的心声”的表露。

牛汉的诗，正是“真的血写的书”。

## 十一

牛汉诗的血液，在祖国的脉管里是闪着火花运行的。

在牛汉的诗中，血，是实体，也是虚体；是液体，也是色体；是动态，也是静态；是撕心裂肺的痛词，也是刚强悲壮的哲语。

不论是动的，静的，虚的，实的，每滴闪光的血，每个带血的字句，读者都可以从中识别其血型，其诗型。

血是牛汉型的血，诗是牛汉型的诗。

滴血的庄严的十字架，  
不在教堂里，  
矗立在牢狱，  
囚徒们是无神论者，  
是敢于犯罪但决不忏悔的人。

--《控诉上帝》

这是牛汉型的血，也是牛汉型的诗。

热的血  
渗进了我的躯体  
人的血与我生命的河  
融汇在一起……  
我有了一圈  
带血的年轮  
从此之后  
人们说  
夜里  
我发出冲天的血光

--(《一圈带血的年轮》)

这是牛汉型的血，也是牛汉型的诗。

我看见铁笼里  
灰灰的水泥墙壁上  
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  
象闪电那般耀眼刺目！

我终于明白……  
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

——《华南虎》

这不仅是牛汉型的血和牛汉型的诗，而且，诗后屹立着一位使人大惊失色的牛汉型的诗人。敢问曾在华南虎铁笼前的亿万游人有几位如此赤子心肠睿智通灵蓦然顿悟而“羞愧地离开”的观众？

这就是七月派诗人牛汉！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用筋骨还能飞奔一千里  
——《汗血马》

这就是牛汉！

我飘然游动  
我是带血的风

——《梦游》

这就是牛汉！

创伤的形象  
不论新旧  
总十分相似  
它是一个个火山口  
信心全都带着血

——《冰山的风度》

这就牛汉型的血，牛汉型的诗，牛汉型的风度。

## 十二

前述《牛汉抒情诗选》中“血”字凡九十一见，几乎可以说一字一血珠，一珠一个诗世界。

血，是有色的，有光的，堕地有声的。

此为有形之血。

牛汉诗中，另有无形之血。

无形之血，无光无色又无声。

但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往往无声胜有声。

无形的血，不是没有血，而是血的伤残，血的疤痕，血的裂痛，血的历程，深深地蕴蓄在诗的背后，诗的底层，诗的广阔空间。

无形的血具有生活的深度历史的深度。这里有几首色彩并不绚丽的小诗为例：

一、《朋友》。此诗抒写的是“我”偶遇一个陌生人，“他走近我／小声地说／他是我的朋友的朋友／我那个朋友／早在许多年前／瘦死在呜咽的海河畔／我没有询问陌生人的姓名／他与我紧紧地握手／默默地离去……”。

全诗不露端倪，不动声色，没有哀怨，没有悲伤，诗尾则将视野推向昂扬的高空：

想起寥廓的夜空

以光线呼应着光线

千百颗

亮丽的星星

但是，“瘦死在呜咽的海河畔”的那位可悲的朋友，却是一颗惨痛沉哀的无形血珠如亮丽的星星永留人间。

二、《重逢》。全诗仅只六行，可称之为《朋友》的姊妹篇。诗中没有透露人的命运，没有血迹可寻。而诗的开篇是眼泪：“是涌动的眼泪／模糊了三十年前的形象”，收尾为沉思：“一瞬间的闭目沉思／更能看清立在面前的灵魂”。谁知此泪珠之中沉思之内翻腾过抛洒过多少坎坷灾难的无形血珠？……

### 三、《一把钥匙》：

归还的杂物里  
夹着一把钥匙

不错，是我的  
金黄的  
系着长长的链子  
二十五年前  
我天天带在身上

钥匙的来历如此。钥匙的功能是：“世界上／只有这把钥匙／能打开我的记忆／那扇沉重而遥远的门……寂寞时用它敲敲沉重的脑袋／欢乐时用它敲击起伏的心胸为我伴唱”。

钥匙，乃日常生活中的琐屑末物，竟一跃而入诗。钥匙，轻如一枚硬币，竟关联到巨大历史风暴的闸门，担当起二十五年血淋淋的灾难的见证。“归还”二字，触目惊心，它浓缩了凝聚了多少有形的血无形的血有形的泪无形的泪？无此经历者，读此诗如萍水相逢，一瞥而过；有此经历者，难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同声一哭！而诗人的笔下，全诗不见一滴血一滴泪一缕切肤之痛一丝怨愤之情。

这就是牛汉！

韩昌黎说：“雄深雅健”，沈归愚说：“胸次浩然”，胡风

说：“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底两个化身”。这些至理名言可在牛汉诗中得到诠释。

写诗如此，为人也是如此。

这就是牛汉！

## 十三

有形的血，无形的血，都说的是“伤残美学观”在牛汉诗中的显影。

此显影，是曲射式的，点滴状的，扫描性的。要正面追踪牛汉诗中“伤残美学观”所显示的生命力，就必须向牛汉笔下的“兀者”群进行礼节性的拜访。

隐居在《牛汉抒情诗选》方册之内的“兀者”之家共有六户。户主一、聋人音乐家贝多芬(《贝多芬的晚年》)，二、又聋又哑又瞎的作家海伦·凯勒(《人啊生命啊》)，三、跛腿画家(《拄双拐的画家》)，四、受伤致残的作家海明威(《冰山的风度》)，五、头发脱落血肉烤干的蒙克型的画家(《呐喊》)，六、蜷曲着干枯身躯的诗人李又然(《诗人和鹅和小河》)。这些“兀者”门庭之外，还有九天之上与九地之下大自然界的伤残朋友作为两翼，护卫着升华圣境的“兀者”先生们。它们是鹰(《鹰的归宿》《鹰如何变成星的童话》《一只跋涉的雄鹰》，是虎(《华南虎》《虎啸的回声》)。这个拱卫圈的外围，另有看不见阳光的土拨鼠(《地下的声音》)，腾空向前飞奔的汗血马(《汗血马》)，播种星星的天外巨人(《星夜遐想》)，以及风云雷雨草木虫鱼，不论伤残的不伤残的准伤残的大伤残的小伤残的，都投入自己的光辉生命，来参与伤残美学的大合唱。